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

Welcome to

www.fjysyjy.cn



一个学者型剧作家的诗意情怀

打印正文

发布时间:2008-9-8 文章来源:福建省艺术研究院 阅读381次

一个学者型剧作家的诗意情怀
——林瑞武戏剧创作一席谈

何玉人

在新时期戏剧创作中，以武夷剧社为代表的福建剧作家和评论家纵横剧坛，引领潮流，其中佼佼者如郑怀兴、王仁杰、周长赋、王评章等都在创作或理论研究上成就斐然，名闻剧坛。林瑞武似乎没有那么大气，却也是其中重要并且特殊的一个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挂有省剧目室副主任和省艺研所创研室主任的“头衔”，是福建戏剧创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不仅因为他是武夷剧社的现任管家——常务副社长，更是因为他能以研究带创作，化理论为实践，以既富于思辨又富于诗意的情怀，深刻灵动的思想艺术思考，隽永独到的艺术构思先后创作了话剧《哦，梨花洲》，戏曲《汉武之秋》、《别妻书》、《黄乃裳》和《闽都游子》等多部优秀作品。

在中国戏剧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大部分剧作家都是戏剧理论家，如冯梦龙、李渔等人，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对戏剧创作进行艺术总结和理论概括，从而为中国戏剧的发展在创作与理论上作出了全面的贡献。近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创作和理论的分野越来越明显，剧作家很少兼搞理论，理论家也很少人动笔创作。林瑞武却是目前活跃在戏剧创作领域难得的既搞理论研究，又有创作成就的学者型剧作家。作为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受“前海学派”学风熏陶过的戏剧评论家，他紧密联系福建和全国戏剧实际，尤其是戏剧文学发展的实际，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评论文章。如《新时期戏曲文学的演进》、《当代文艺思潮和文化传统中的福建戏剧学》、《“闽派戏剧”风格成因刍论》、《论戏曲现代戏艺术形式的戏曲化》、《关于戏曲在“大众文化”包围下自我价值的辨析》等。这些论文以深刻的理性思考，宏阔的艺术视角和气势，酣畅流利的行文方式，对新时期福建乃至全国戏剧的发展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理论观照和总结，其中不乏许多独到的见解。在此同时，他又以剧作家的身份积极参与创作实践，成就了自己，成为难得的理论型剧作家。

理论是以抽象思维为逻辑对象，而创作更多的是感性为对象的形象性思维，两者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对于一个充满智慧的人来说，两者不但可以互为，还可以使理论与创作比翼高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还在福建艺校编剧大专班求学的林瑞武便创作了新编历史戏曲《汉武之秋》。这部作品与周长赋差不多时间创作的名作《秋风辞》同一题材，描写的都是汉武帝晚年因为专横独断、偏听谗言、崇信神仙巫术等等原因所造成的众叛亲离、凄惨孤独的悲剧命运。作为林瑞武初涉戏曲创作的作品，它难免有不够圆熟之处，但作品却明显表现出作者善于纵横历史时空，把握历史人物命运轨迹的恢弘大气与不俗才情，也表现出作者在戏剧美学层面上的诗意追求。从这以后的几年中，林瑞武全心投入戏曲理论研究，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我国戏剧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热潮后，创作一度处于停滞与徘徊的阶段。林瑞武敏锐地看到这个问题，他从理论的角度对这个时期的戏剧创作作了有深度的总结，从戏曲文学的演进、当代文艺思潮的影响和文化传统的传承等方面系统总结和论述了新时期戏剧发展的历史演进。特别是对现代戏的创作与艺术形式的把握上，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作了可贵的艺术实践。上面提到的那些理论文章大多是这个时期前后的。在投笔理论的同时，他又开始了创作实践，创作了话剧《哦，梨花洲》。这是一部描写当代人生活的作品，剧作通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黄玉霖彷徨苦闷的精神状态，揭示了商品经济大潮初起时，知识分子固有的精神和价值观念所受到的挑战，以及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对精神家园的守望和对于鲜花盛开的梨花洲那片安宁纯净的土地的诗意追念。这是一部话剧作品，这部作品的创作演出尽管还有进一步加工的必要，但是，它为后来的闽剧《别妻书》和《黄乃裳》等作品作了重要的艺术积累。九十年代中期，戏曲创作的一度失语，许多人在困惑中玩起了形式，出现了空洞的内容和华丽的形式。曾经以厚重的历史题材享誉剧坛的福建戏曲创作，在这个时期也少有重大题材的作品出现，福建戏剧在寻觅着新一轮突破。闽剧《别妻书》就在此时以独特的艺术风貌脱颖而出。这部作品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留给妻子的诀别书为素材，以“抒情心理诗剧”的形式，描写了林觉民与妻子生离死别的情感纠葛和心理状态，展示出一代民族精英，为国家民族慷慨赴难，以牺牲自己之爱，助天下人爱其所爱的高尚情怀。这部作品以感人的题材视角，别样的主题精神，新颖独特的结构和叙述方式，强烈的情感力量打动了观众，使得林瑞武在戏曲创作领域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部作品既是作者对现代戏创作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作者从实践出发，对现代戏“艺术形式的戏曲化”理性思考的具象实践。尽管《别妻书》以“抒情心理诗剧”的形式构筑全剧，包括林觉民和他妻子陈意映的一些对唱都是以“七绝”古诗的形式描写的，自然使得该剧更有诗的韵味，与戏曲作为“剧诗”的属性相吻合。但是，作为戏曲创作如何进一步在叙事中结构“剧”，实现叙事与抒情的完美结合，林瑞武仍作着艰苦、执著的探索，以至于在后来的作品中，灵动、自由的掌握了戏剧创作的技巧，完全成为一个戏剧创作的行家里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剧作家。

自《汉武之秋》之后，林瑞武戏剧创作的突出特点是以福建地方的人物和事件为题材进行创作的，而在他所选取的题材或人物中又清一色地将知识分子作为他的描写对象。近代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成为政治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变法维新，改良政治，经济发达，意识领先，时代造就了一批英勇悲壮的精英人物，其中许多是福建籍人士。出生在福州的林瑞武热爱这片土地，眷恋英雄们的作为，崇尚他们为共和、为正义的实现所表现出的崇高精神与人格魅力，所以，在进行创作时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迹就成为他首选的题材。闽剧《黄乃裳》中的主人公黄乃裳，是一位举人出生的民主革命家，他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爱民救民的人生理想，是近代中国史上著名的华侨领袖。剧作描写黄乃裳在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救国不成图救民”，带领一批福州十邑的乡亲远涉海外，到沙撈越的诞生地创办垦场，历经艰辛的故事。作为晚清的知识分子，黄乃裳追随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感召下，他从一个维新志士变成革命党人。剧中不仅描写了黄乃裳追随革命的经历，表达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艰难历程。特别是当革命失败后，黄乃裳把变革政治的热忱，把西方国家议会制度实现引用到垦场的管理上，想把垦场变成民主政治的实验场。尽管理想与现实之间还存在很大距离，办垦场与搞政治改良是不同的，以致他的政治主张并不能被为生计所困的人们所理解，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未能理解，但无论怎样，黄乃裳执意要做此尝试，仍然不放弃自己的追求，他在新加坡时孙中山先生送自己的“凡人欲为社会国家谋幸福喜乐者，须志愿从始至终负悲哀痛苦之责”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始终不渝。《别妻书》中，被俘的林觉民在公堂上和清廷官员李准争辩在中国是否具有民主政治的历史和传统，以及临刑前写给妻子陈芳佩的信中所说“我是将爱你之心扩充为助天下人都爱其所爱，……为天下人谋求永远之福利”。总之，无论是黄乃裳，还是林觉民，甚至包括《哦，梨花洲》中的黄玉霖、高梦虹，这些知识分子身上都承载着对国家民族、历史现实和人类精神价值的忧患和思考。由此不难看出，林瑞武创作的兴奋点正在于此，他将知识分子的创业或革命经历及其心灵世界作为表现对象，正是从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心灵的亲切体认出发，他从知识分子应持有的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精神价值的责任感出发，以对这些戏的题材及戏中的主人公的格外钟情，才自信地与“他们”进行心灵的对话，真实地表现出他们的心理和情感状态的，这也正是作品具有较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之所在。而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精神价值怀有深厚的责任感，也正是武夷剧作社剧作家和评论家共同的一个特点。

林瑞武的性格是复杂、多面的，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他谈“论”时，据理力争，唇枪舌剑，具有雄辩的气势；而他作“文”时却又是那样亲柔，那样的感性，那样充满诗意，以至于观者完全被他剧作中的情节和人物所感动，所震撼，所融化。然而，如果我们细心比较分析仍然可以看到二者在剧作中共融的一面，无论是《哦，梨花洲》中高梦虹和黄玉霖思想和情感的直接交锋中对物欲横流，精神缺失的“当今时代”的诘问，还是林觉民在公堂上和清廷关于民主政体究竟是否适合于中国的辩论，抑或是《黄来裳》中黄乃裳为维护垦农利益和沙撈越国王面对面的谈判争执，都表现出强烈的理性思辨色彩，而这些戏中又往往或通过剧中人物吟诵诗赋，描景状物，抒写情怀，或者有意安排一些空灵美妙、情景交融的场景，着力营造出弥漫全剧的一种浓郁诗意。作者特有的个性与禀赋，丰富的学养和灵敏的艺术感觉在作品中得到充分的显露与张扬。

《闽都游子》是林瑞武的最新作品。在这部尚未搬上舞台，但已在“田汉戏剧奖”评奖中胜出的作品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在创作道路上奋进的脚步和越来越成熟的笔法。如果说《黄乃裳》中用匠心独具的选材视角，风情万种的南洋风情，异国他乡的戏剧情景，不同形式的歌舞音乐来烘托黄乃裳这个新旧交替之际一个集近代改革意识，宗教意识和传统道德意识为一身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坎坷行进道路和传奇人生，还仍然会遇到历史人物的真实境遇难于营造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难于在复杂的戏剧情景中展现人物内心丰富、激烈的情感变化。到了《闽都游子》中，虽然仍然是以知识分子的心灵情感为描写对象，但是，这部作品，

作者的谋篇布局和艺术笔调显然是更加自由灵活、张弛有度和富有戏剧性，驾驭戏剧结构的能力也达到了非常自如的地步；作品中的情节设置、人物性格特征以及语言的运用，都更加纯熟和老到。剧中的主要人物郑玉山从一个终日沉溺于“化美色作丹青”中的狂狷颓唐，不问世事的书生，在燕赵之女雁心一腔热血，慷慨悲歌的感召下，经一番灵与肉自我鞭挞，蜕变、升华为敢于与一代权奸严世藩斗争的勇士，其思想性格的变化是自然、可信的；而雁心坚定、正义、敢作敢当，既刚烈如火又柔情似水的性格也表现得十分鲜活。严世藩的狡诈阴险，汤文埕的无耻邪恶，也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把抒情化心灵化的描写与传奇性很强的故事情节相融汇，把人物复杂的思想性格的表现与行当化、剧种化的描写方法相结合，也表明作者对戏曲本体属性及其人物的塑造方法如何在当代创作中予以继承与发展，有了更加清晰的美学认识，也有了更加圆熟的艺术把握。

目前，林瑞武正处在研究和创作的高峰期，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的几年、十几年，他一定会有新的优秀作品的问世，让我们翘首期待。

（本文原载《中国戏剧》2007年第7期，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文学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 (C)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

COPYRIGHTS 2005-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闽ICP备07076841号)